

画学文存

陆俨少 谈艺录

陆 亨 编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画学文存

陆俨少谈艺录

陆亨◎编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画学文存·陆俨少谈艺录 / 陆亨编, 一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586-0211-5

I, ①画… II, ①陆… III, ①山水画—绘画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J211, 2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25006 号

画学文存

陆俨少谈艺录

编 者 陆 亨

统 筹 邱孟瑜

策 划 潘志明 徐 亨

责任编辑 潘志明 徐 亨

技术编辑 朱跃良

手稿释文 朱梁桑

排版设计 徐才平

出版发行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社 址 上海长乐路 672 弄 33 号

印 刷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16

印 张 21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

印 数 0001-2250

书 号 ISBN 978-7-5586-0211-5

定 价 128.00 元



洞庭紅

太湖東洞庭緩山白沙嶺下彌望皆橘
林也。其名最著者曰洞庭紅。經霜先
熟，色如渥丹。曰公社成立，產量年增。
集健經學名家，給及足。予未北收
穫之期，顧自入春以來，晴雨時若。今
橘熟已上，香溢林表。早卜豐年之
兆，故為寫。未橘熟，豆伯之夕，西館題。

目录

壹 自叙 / 1

贰 画语 / 75

画学泛论 / 75

画学分论 / 90

具体画法 / 135

叁 诗文题跋手稿 / 142

肆 陆俨少书画杜少陵入蜀诗意图 / 314

壹·自叙

—

► 我小名骥，学名陆同祖，又名砥，字俨少，后以字行，改字宛若。一九〇九年阴历五月九日生。原住江苏省嘉定县南翔镇。父亲陆韵伯开一爿米店，他是我祖父少樵公的长子。少樵公出身贫苦，稍长学了生意，后来在南翔镇南市梢借了一间门面，两只栲栳，摆了米摊头，开始经营米业。生意日就兴旺，遂自己造了房子，扩大门面，挂起陆信昌牌号，成为一间像样的米店。我祖父活了四十多岁就死了，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我父亲居长。这样，家庭的一副担子，都压在父亲身上。

据说我父亲读书很聪明，本来想考秀才，从科举猎取功名。他弃读经商，一些老辈都为他惋惜。他虽然做了生意人，但是他的文学修养，胜过一般读书人，也写得一手工整小楷书。我有一个哥哥是异母所生，我母亲朱游是继室，她是长女。我外祖父家在南翔西北乡斜泾村，这地方土肥水清，竹树茂盛，是一个有百来人家的大村子。外祖父的上代几代单传，田地不少，有一座雕花的大厅，外面砖刻的墙门，还有旱船、书房等憩息场所。但到了我外祖父的一代，子孙多了，各立门户，把一整套的房屋破坏了。我小时还看到庭前高大的桂花树和玉兰树，后来房份多了，竟把玉兰、桂花砍掉了，在庭内造起灶间，把一座很雅致的旱船，搞得不像样子。花墙下面，造起鸡埭；大厅隔壁，起猪羊，非复旧时场面。

我母亲三十岁出嫁，做得一手好针线，我少时还看到在夏秋之际拿到太阳下晒的刺绣生活，虽然是些小玩意，然而精致极了。我母亲共生六胎，五男一女，前面几个都是男孩，生下就夭折。我的上面，是个女孩，阴历五月初九日生，不到一年，也就暴病死去。接着我生，不前不后，恰巧也是五月初九日。我父母认为她是投错了女胎，所以女转男身，去了又回来。虽也知道这是一种迷信的说法，但时刻想念我这个死去的姊姊，慰藉于无，就李代桃僵，把我作女孩子打扮。在前清末年，男女都留长发，而我留发梳头，乃是女孩子式样，穿的也是女孩子的衣服。有次要我穿耳孔戴环，我怕痛逃走，号哭不肯，因之没有穿成。此外只是差一点没有缠足而已。取小名曰“姬”，字俨妙，号“宛

若”。我曾记十几岁时有次夏夜乘凉，我父亲提起“宛若”两字，说是出于《史记·封禅书》中，是个女神的名字，而在当时，用以为号，义涉双关，确切允当，言下很是得意。可知家里人简直把我作女儿看待，我听其摆布，在幼小的心灵上，不免有些别扭。直到五岁上下，快要上学读书了，才改换男装，其时一条辫子已有一尺多长了。只因从小留辫，日子久了，习以为常，故也不觉累赘。一朝剪去，反觉异样，而脑后轻便凉快，感到十分舒适，加以还我本来面目，自谓得到一次解放。至是把“姬”字改为“骥”字，俨妙的“妙”字，省去“女”旁，一班比我年小的，就叫我“骥哥”，从此忘却了这一段有乖情性的经历。

我禀性内向，临事迟疑，不善交接人物，无丈夫踔厉奋发之志，而写字作画，下笔委婉，少愧焊刚毅之气，不知是否和少时这段经历有关。

我小时欢喜跟随母亲到外婆家去。我外祖父有三个儿子，第二个儿子名朱炯千，年轻时考中头名秀才，光复前后在上海育才中学任教，不幸三十六岁死了，遗有一女，六岁，名朱燕因。我那时八岁，表兄妹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在十二岁时由外祖父作主订了婚。我岳母蒋梅芬，是我的二舅母。她青年守寡，为人沉静善良，从无疾言厉色，待人极好，善于持家，做事按部就班，不急不慢，但完成得总比人家快。种上十几亩地，喂鸡喂鸭，也喂了猪，生活得很好。

我和朱燕因订婚之后，年事稍长，囿于封建礼法、乡间风气，两人相见，脉脉无言，她见到我总是回避，知道我暑假会到母舅家来，她也到自己的母舅家去，这样我也不好意思常到母舅家去。记得我老师冯超然先生有次问起我的婚姻事情，知道我已订婚而两不接触，他说婚前的时期拉得长，两人相亲相爱，甜蜜无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像我这样，是太可惜了。现在回想起来，一点也不错。

我的岳家，几辈都是长寿，我母亲的祖母，活到九十多岁，我外祖父活到七十九岁，他的哥哥也是八十多岁，其他旁支，也多七八十老人，聚族而居，融融洽洽。我岳母时常送来乡间土产，腌鸡腌肉，甜瓜芦粟，以及各色的饼饵等等。我每读归有光《先妣事略》，说他的外家吴家桥情状，和岁致饼饵等等，联想到我的岳母，以及斜经村诸老人情状，如在目前，不胜眷恋。我母亲也是一位节俭勤劳的好当家，待人和睦，手脚不停，周围的人都说她好。我小时就是在这两位贤母照护下长大成人的，现今她们都早已不在人世，我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回想往事，每唏嘘不自禁。

二

► 我老家在南翔镇南市梢，再南不到一里路，就是沪宁铁路。我小时常到铁路旁去玩，把铜币放在铁轨上轧成饼饼；清明时节，在铁路旁废地上放风筝、拔茅针，在茅草丛中捉刺猬。再南一里多路，就是黄家花园，我看着园主黄伯惠把花园建造起来。我认识看花园的工人，常常可以进去玩，拔一些小树苗，拿到家里来种。我家旁边有一方桑园地，桑树十分高大，我常到桑树上摘桑椹。桑园下面，不加整治，以致杂草丛生。夏天，我到树上捉知了，在草丛里捉纺织娘。我家门前，有条市河，我在水桥上捉小鱼，这种小鱼，不过针样大小，捉回来养在陶盆内玩。我家没有种花的花盆，就在家中砖铺的庭院内，垒石移土，在不到两平方米的范围里，种了不少花花草草。我把养鱼的陶盆放在花树下面，俯身看鱼儿游来游去，小中见大，情趣无穷。在庭院中间，放上一只缸，种上荷花，捉了蝌蚪放在里面，让它自由游动，也每每看上一个长时间，不知疲倦。



陆俨少像

三

► 我在小时尚未读书识字，就喜欢东涂西抹，画些人呀、狗呀，没有范本，就拿香烟画片照着画。七岁，进嘉定第四国民小学一年级读书。这所学校在家后几十米的土地庙内，只有一个班级。老师是我的大舅母，名朱闻香，他在前清时是县学生员，没有考上秀才。小时患过中耳炎，以致耳聋重听，但教书认真不苟。我读上书，接近了笔和砚，看到教科书上的插图，很感兴趣，就照着用笔画起来。在我的上代以及亲戚朋友中间，没有一个会画画的。南翔镇是个小地方，也没有一个像样的画家，所以我画画完全是自发的。我小时不算笨，记得有一堂填充课，要把“无”、“不”两字造句子，我填上“树上无花，不能结果”，博得老师的称赞。我身体一向不好，据闻我母亲在怀孕时身体患病，

所以我生下来先天不足，体弱多病。服了些补品，也不见好。尤其肺弱，时常感冒。

11岁我小学毕业，到镇上嘉定第二高等小学读书。有次心算比赛，我得了第一，我自己也没料到。听说我父亲心算很好，他去买物，买了一大堆，营业员尚未结账，他已把总数心算出来了，难道这也有点遗传基因吗？但在这方面，我没有发展，只有画画，一直爱好不变。我母亲的祖父爱好书画，家里也有些收藏。我母亲擅长刺绣，在这方面或者在我母系上有些遗传基因。

我12岁转到南翔大寺前翔公小学读书，离家一里多路，是可以走读的。但父亲叫我寄宿在学校内，让我锻炼锻炼，准备毕业后送我到上海去读书。我每星期六晚上回家，星期一早上去学校。路过仙经堂，隔壁有一老画家叫沈书林，他的画室就靠街道，窗上镶块大玻璃，我不敢进去，隔着玻璃看他画画。其实他的画是极庸俗的，但我看得津津有味。我在这方面一点知识也没有，也不知道画分山水、人物、花卉。

13岁时我家邻居糟坊里的小老板送给我一部《芥子园画谱》我如获至宝，大开眼界。这部《芥子园画谱》也不是木刻水印的原版，仅仅是巢子余临摹的石印本，但我觉得好极了，遂如饥如渴地临学。从中知道了一些画法以及传统源流，此外我一无所知，也没有机会接触一些有关画学的书本，实在可怜得很。

我14岁高小毕业，到上海澄衷中学读书，学校里成立了一些书法、绘画、金石等课外组织。那时中学图画课一般都教西洋画，唯独澄衷中学教的是中国画，由一位名叫高晓山的老先生来担任。记得有次示范，画一块切下的猪肉，有精有肥，他用笔蘸饱了水，笔头上蘸点红色，卧笔下去，一笔分现肉皮、肥肉、精肉，我觉得新鲜，也从而悟到用水、用色、用墨的道理。

学校的图书馆里，有一部由正书局出版的《中国名画集》，只供在馆内翻阅，不能出借。我就带了笔砚，在图书馆内临摹，从而知道中国画传统的源流派别及其笔墨运用。这些画是无法得见真迹的，但这种用珂罗版缩小印刷的画片，虽然有些模糊，但终究可以见到一些精神面貌。所以我说近几十年山水画水平回升，胜过前一个时期，珂罗版的问世，是有功劳的。当然有的人临摹珂罗版，不得其法，搞得奄奄无生气，所谓珂版（谐音科班）出身者，自当别论。这部《中国名画集》选得比较精，伪品不多，使我知道那些流派、名家的面目，比之只看文字记载，摸不到头脑有用得多。这部《中国名画集》有三十多册，价值几十元，我买不起，时常到图书馆去借阅借临。我之所以能够对中国画传统认识有粗粗的轮廓，这部书是有启蒙作用的。

学画之外，我也兼学刻印。图书馆里有一部《十钟山房印举》，不是原拓本，是商

务印书馆翻印本,也要20元一部,我也买不起。其时和我同寝室的同学吴一峰也刻印章,他也买不起,就用拷贝纸覆在上面用朱色依样摹画下来,我也学他摹画,积成一厚叠。没有石章,星期天到城隍庙小世界下面的摊头上买回一角或几分钱一枚的石章学刻,从虹口唐山路到南市城隍庙,来回一二十里,徒步往来,要走整整一个下午,回到校门附近,四个铜板吃碗小馄饨。我别无嗜好,只此自得其乐。我的篆刻主要学秦汉印,也学一些清代诸家,兴趣很浓。至于书法,早上四时起床,磨墨练字,初学龙门石刻中的《魏灵藏》、《杨大眼》、《始平公》,后来也写过《张猛龙碑》、《朱君山墓志》等。在一次书法评选中得过好评。寝室里没有台子,我就把一只老式大皮箱搁在方凳上当作台子,坐在床沿上临写。

过了一年,和我一样爱好美术的同学吴一峰,还有一位贾镇廷,都转到上海美专去读书,我很羡慕,也想去,但父亲不答允。他说即使要学画,也应该多读些书,读书太少,不宜过早学画,这样我就继续在澄衷中学读书。这所学校的校长曹慕管主张读经复古,为了办学宗旨和《新青年》杂志主编杨贤江打笔墨官司,杨认为这样会让学生中“国故毒”。曹校长不予理睬,每年指定学生自学一部古书,我记得学过《论语》和《汉书·艺文志》等。学期终了,举行国文会考,请校外名人阅卷,名列前茅者有奖。有一次是请浙东名士冯君木来出题阅卷,我考得不错,奖到一部《畏庐文集》和《畏庐文集续集》。

四

► 四年中学毕业后,我再次提出要求专心学画,我父亲同意了。他知道我要学中国画,听人说上海美专注重西画,学中国画到无锡美专为好。一九二六年,我十八岁,父亲领我到无锡,免考进入无锡美专。这事上海贺天健几次开玩笑地揭我的老底,说我穿了一件曲襟背心,跟随父亲来考学校。无锡美专教师有胡汀鹭、诸健秋、王云轩、陈旧村等先生。在同学中我认识了程桌溪,他比我大两岁,课堂上同坐一凳,寝室内对床而眠。我搞到一部《画学心印》,两人合点一盏煤油灯,每每看到深夜。记得那时寝室在无锡石驳岸,借得一间厅堂房子,下面方砖地,冬夜方永,两脚踏在方砖上,寒冷如冰,我们就各搞一捆稻草,把两脚搁在稻草上坚持学习。到了将近放寒假时候,沪宁路上军阀对峙,风声日紧,我就不等放假提早回家。因为在校期间对该校教员的水平有所失望,我就没有再去,希望找到当代第一流的画家当我的老师。

五

► 其时苏州王同愈胜之老先生在南翔仙槎桥东 买进一幢洋房,为终老之计。我有一位表兄李维城和王老先生之子王仲来在东北同事,经过李维城的介绍,我带了几幅山水画请王老先生指教。王老先生一见以为可教,我遂有求师之意。他是前清翰林,在湖北、江西做过学台提学使等官,也曾任吴大 幕下做过事。通西学,学问渊博,在当时有书名,也能画。他对我说,从前王石谷受知于王圆照,后来王圆照介绍给王烟客,烟客死后,王石谷每岁到其墓地祭扫。他把我当作王石谷,而以烟客自居,意思要我学习王石谷。

因为我要学画,王老先生就把我介绍给冯超然先生。他说我平生不为人师,冯先生当代画名第一,“尔善师事之。”当时冯先生声名极盛,不轻收学生,名列门墙者,都有一些来历。但冯先生对王同愈尊为前辈,敬重甚至,叫他“老伯”,王同愈一言,自无不允,否则以我一介乡下小子,这事是不可能做到的。一九四一年三月,王老先生亡故于上海,享年七十八岁。抗战胜利后,我几次到苏州灵岩山下绣谷公墓为他省墓,风摇宿草,不胜西州城门之恸。

一九二七年旧历正月中,我十九岁由王老先生陪同到嵩山路冯先生寓所行拜师之礼。行过礼,冯先生第一句话就对我说学画要有殉道精神,终身以之,好好做学问,名利心不可太重。这句话,对我印象极深,终身铭记在心。他拿出一个临戴醇士的卷子,记得是水墨画,给我带回家临摹。这样,我每隔两个星期到上海一次,把临好的本子请冯先生指正。兴到之时,他为我改几笔。他在深夜作画,凌晨停笔,我是早上八、九点钟到他家,他尚未就寝。此时宾朋满座,高谈阔论,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家庭细碎,大抒己见,只是偶然带上有关画学的一、二句话。我们学生坐在旁边静听,所以大家都没有看过他动笔。

这个时候,吴湖帆方从苏州迁住上海。他是吴大澂的孙子,住家即在冯先生对门,一会儿来,一会儿去,一天不知来回多少次。冯先生要我叫他“湖叔”。我生平少交往,到了上海,只到嵩山路冯先生处,或跑跑裱画店,如刘定之和汲古阁等处。那时只有跑裱画店才可以见到一些古画名迹。除此之外,我一处也不去,所以除了几位也常到冯先生家去的如徐邦达、郑慕康等寥寥数人外,上海画家,一个也不相识。

到西南風日晴捲簾江樓對遠明
 氣家池閣閣遠望閣山堂未成
 洪和州三月甲申七月廼并詩萬安居士陸繼之
 昌氣宗尚人因長也何之能未各可寺



六

► 在冯先生处，除了他自己的作品之外，也可以临到一些明清画。冯先生的朋友买画需求审定真伪，多拿到冯先生处请他过目。冯先生手头有了好画，常写信给我，叫我到上海来取去临摹。有次他有一部极精致的王东庄册页，给我临，临好之后，我拿到上海，冯先生一见大为赞赏，认为可以乱真。其他也临过吴墨井、恽香山等明清真迹，比在珂罗版上临得益更多，且也扩大了眼界。其时没有博物馆经常陈列古画，只有到收藏家处可以看到一些。有次冯先生说要带我到庞莱臣家去看画，我十分高兴，但说过几遍终未去过一次。那时偶然在裱画店看到一张王石谷的画，就奔走相告，不比目前青年，见到四王，不屑一顾。今天在各地博物馆，以及展览会容易见到宋元名迹，所以对四王不要看了。实则四王未可一概否定，而应该批判接受。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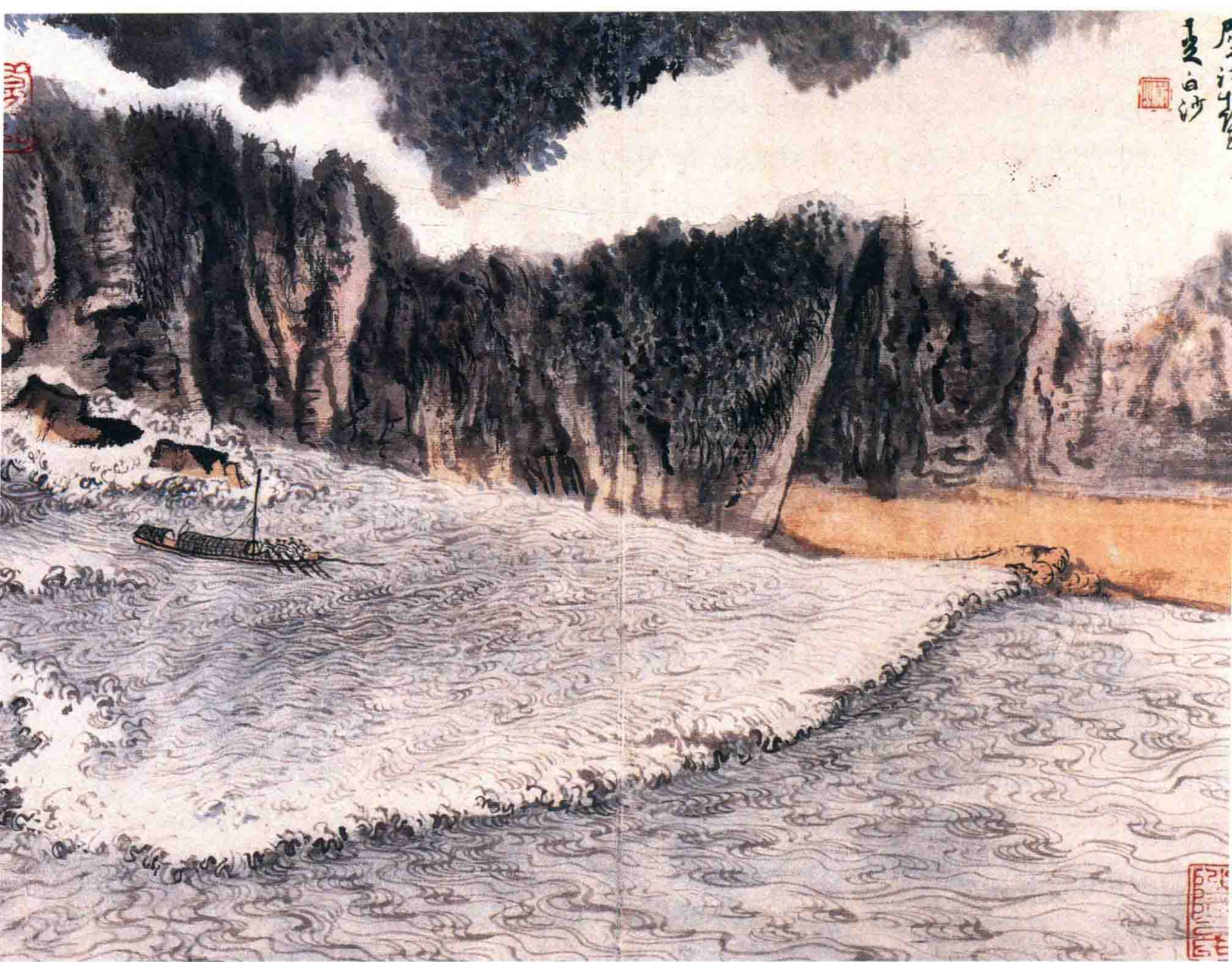
► 马先生有一位外甥名张谷年，比我大几岁，随冯先生学画也早于我，当时是冯先生门下的高材生。有次我和张谷年侍坐在旁，冯先生指着我两人说：“中国山水画自元明以后，流传有绪，不绝如缕，一条线代代相传，现在这条线挂到我，你们两人用功一点，有希望可以接着挂下去。”冯先生以正统自居，他的画取法文、沈，下接四王，明净整洁，不愧大家。但他不希望学生像他，时常指着我说人家学生像先生，我看不像先生的学生。不难理解，有些人总希望学生像老师，越像越好，不像就不高兴。我有如此开明的老师，对我以后蓄意创新、自立面目，是有很大意义的。所以冯先生真是我的好老师，如果我有点成就的话，首先应该归功于冯老师。

王同愈老师，对我也是谆谆善诱、爱护备至。我自从拜冯超然先生为师之后，每月去上海两次外，其余时间，都在南翔，经常到王老先生家。他家距离我家不过一里多路，过仙槎桥，沿河往南不数十步，一带围墙，中间一座高大红瓦的大厦便是他家。后来又添造书房一大间，延顾廷龙为蒙师教授王老先生的小儿子以及孙儿辈。王老先生是顾廷龙的外叔祖，此时顾廷龙尚未考入北京大学，不过廿来岁，专治金石文字之学。我三、五天去王老先生家一次。王同愈先生在上海书画界有很高的地位，卖字之外，兼亦卖画，其时已七十多岁，有人请他画，他就叫我为他代笔，依照张谷年的卖画润格，付给我代

笔费。其时我才二十岁，王老先生说我应该在年轻时多读些书，我就每天晚上读杜诗，对旁的诗家，都是读选集，惟独杜集，最为心爱，故通体读过一遍。我也学起做诗来。王老先生教我学做诗，宜从五律入手，我读杜集中《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仿照着做了《游王氏园林》十首。我曾向乡中一名秀才先生学做诗，就把这《游王氏园林》十首请这位秀才先生改正之后，再请王老先生看。王老先生说还是原作好，他应该是你的学生。当然这是他有意鼓励我，提高我学做诗的兴趣。

无锡美专的老同学程景溪，是青浦沈瘦东的学生，其时在无锡一家绸庄做帐房。他做诗有功力，尤其对宋诗有研究，设想新奇，出人意表，每发前人所未发。他把做的诗寄给我，我或步韵作答，以提高写作的水平，诗简酬答，得益不浅。后来他移家海上，在一家染织厂办事，我和他时相过从，直至今朝五十多年交谊不衰。

学诗之外，我也学古文，尤嗜太史公《史记》、《韩昌黎文集》。王老先生教我读《世说新语》我也学做散文。记得王老先生在侨寓南翔时，沪宁线上又因军阀内战，风声紧急，王老先生到上海暂避，走时不带什么行李，只捧了一部宋版《文选》到上海。过了一段时间，时局又平定下来，我在南翔写了一封信给王老先生，中有一段说“节届中秋，江乡景好，红树丹枫，颇有诗情画意，大人何日归来，一领清景乎？”后来王老先生回到南翔，说我这信写得好。那时我不满二十岁，这封信也写得极平常，只是他鼓励我。他说：“可惜你迟生五十年，否则的话，我将怂恿你应举求功名。”我说生性无功名想，不会去应举，他说这种事不由自主，就是他自己本来也不想应举，到其间自会有朋友亲戚来敦促去考，这样他就糊里糊涂考上了翰林。他虽然是前清翰林，但脑筋一点不冬烘。有次他讲起《红楼梦》，能够把书中的回目都背出来，没有一点道学气。遇事通情达理，我从未见他有骄傲做作，或盛气凌人的时候。我生长乡间，不接触官场中人，也从未和一般缙绅辈周旋，完全是一个乡巴佬，所以不懂礼貌。有次新年，我去拜年，长揖不拜，王老先生很诧异，因为苏州规矩是要跪拜的。于是我以后贺年都是行跪拜礼。其时王老先生已是七十多岁了，我才二十岁，他说和我是忘年交。他有事，总写一便条差人送过来，称我“俨少兄”。这种便条，前后我积有一百多张，丁丑之变在逃难路中遗失了，至今思之，不胜俾惜。他回苏州，熟人问他在南翔有否朋友？他说有一小朋友，能诗能画。王老先生其实是最实在的老师，就因为他一生不为人师，所以在名义上不收我这个小学生。他的为人，给我影响很深，在学问上无微不至地关怀我，他有些收藏，如王石谷、王原祁等真迹都借给我临，还有一卷王烟客长卷真迹，浅绛设色极精到，也给我临，临好之后，他给我题跋。我临的这个卷子保存至今，每一展视，回想前事，怀念易已。



► 一九二九年，我二十一岁，阴历九月廿六日我和朱燕因结婚。新房设在南翔南市老屋内，寝室旁边又辟一小间，作为画室，中设一画桌，旁陈一榻，榻上堆置印刷品书画册子。我没有收藏，只有一些珂罗版印的画册、碑帖。我少时不太用功，晚上从不作画，灯下读书，最迟九时即就寝。日间作画，也时作时辍，每在作画气闷时，即出去散步。有时我妻朱燕因听不到声响，以为我在用心作画，开户视之，不见人影，原来我到后面七地庙内小学闲散去。她知道我又去小学校，习以为常，不问而知。其时教师不再是我的大母舅，时常更换，后又换来一位姓朱的教师。这位教师不学无术，在一张通告上别字连篇。我看到好笑，认为自己是这所学校毕业出来的校友，不能视而不见，就在上面用铅笔为他更正，并批上“小子知之”等不客气的句子。学校前面不远，住着一位前清翰林，名陈巽倩。此人武断乡曲，动了民愤，后被枪决。他当时是南翔镇南市的一霸，建有一座凤翥楼，娶了能唱京戏的小老婆，他自己拉胡琴，丝竹之声，在小学校里清晰可闻。这位小学教师就到陈巽倩处去告状，说 I 有意侮辱他。陈巽倩对我父亲说知此事。我父亲深深责备我少年气盛，锋芒太露，必致后患。他在《聊斋志异》中检出一篇《辛十四娘》给我看，用广陵冯生因众辱楚银台公子而为其所构，历尽苦楚的事迹教育我，说“轻薄之态，施之君子，则丧吾德，施之小人，则杀吾身”，当引以为戒。此事对我震动很大。以父亲爱子之心，谆谆教诲；我本应坚决改正，而耿直傲兀之性一时难移，以致后来还因此吃苦头。

一九三〇年阴历九月廿六日，我婚后刚好一年，生了一个男孩。因是早晨生，取名晨晨，学名陆京，取其“大”的意思。朱燕因是独生女儿，常带了孩子回娘家去，我也同去。清溪一曲，田畴平展，村舍掩映，竹树扶疏，得以深深领略到乡村风味。我岳母又是贤慧勤劳，终日手脚不停，田间回来，带些瓜果分给家人吃。又能做菜，平日饴糖饼俱，都是自制。我在乡间，十分清闲自得。

我在家无事，不惯空坐，总是手执一卷，但读书很少系统，乱抽一帙，涉猎而已。于古文好读《史记》，下及韩、柳、欧阳修、苏东坡以至归有光，皆所耽习。于诗好李杜集，以及李长吉、李商隐诸选本。一篇上口，咀嚼涵泳，觉历代宏篇名著，撷其精英，移之于画，无非佳制。而读本易致，随处可以搞到，不比名画绝品，难得寓目。窃以为学画而不读书，定会缺少营养，流于贫瘠，而且意境不高，匪特不能撰文题画，见其寒俭已也。我得到王同愈先生的指导，一面读书，一面写字，和画分头并重，互相促进。我自己有一个比